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三

消夏閑記選存

序

消夏閑記。爲平江洒然道人顧公燮所撰。顧氏少嘗從學於陸廷儀先生先生諱桂森。號澹明居士。乾隆間進士。早登科第。聲名藉甚。後生執經受業者數百人。三元紀瑞之錢湘舄。亦出其門下。而顧氏能頡頏其間。實嶄然一時之秀。是書網羅之遺聞軼事。要皆有聞必錄。絕非向壁虛構可比。其中有關吳中文獻掌故者。吳縣志所採。僅有散見於雜記欄中若干條。名顧丹五筆記。按吳中逸史之作。昉於吳越春秋。繼之者。有龔明之中吳紀聞。陸友仁吳中舊事。王世貞蘇志備遺。黃暉蓬窗類紀等。而是書之價值。堪與上述諸作相伯仲。本館爲表彰吳中文獻。爰有輯印吳中文獻小叢書之舉。民國二十一年曾梓行紅蘭逸乘等書。列入吳中掌故叢書。去歲又復刊印聞見闡幽錄。珊瑚舌雕談二書。是皆與吳中故實有關者。顧氏生年。縣志無傳。則是書所記。良足視爲吳中之珍。

聞。爰選存八十四則。輯爲一卷。付諸鉛槧。非特副作者身後留卷之遺志。亦堪供輔軒使者之采擇焉。民國二十九年三月。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纂委員會識。

自序

古今來事類實繁。道理無乎不寓。識大識小。以互見爲能。昔溫公每事必諮出處。子雲藩溷皆著筆札。博問強記之中。多有怡情適性之事。亦儒者所勿訾也。僕自慚謏劣。昔之壯也。猶不如人。今則花甲又閱四週。如白駒之過隙。尙何能爲哉。幸值太平無事之時。海暑蒸人。揮汗如雨。聊借閑筆墨。以消此長晝。故凡法言莊論。街談巷語。尙有所觸。無不兼收而博採。又如史書未載。父老流傳。其軼事時見於他者。見聞所及。必誌之。以示不忘。蓋人於聖經賢傳。哲理談道之書。一見輒倦。再見卽思臥矣。惟稗官野史。津津不厭。是記也。略彷彿稗官野史。意之所到。筆亦隨之。令觀之者。或時而解頤撫掌。或時而駭目驚心。差堪引人入勝。名曰消夏閑記。雖固陋無文。僅供談柄。亦足以醒愚蒙。亦足以振聵聵。而才人雅士。詆訶弗計焉。先民有言曰。但使我輩身後。尙有一卷書。被人吹毛索癢。便是天地間尙有此人在。否則付之草亡木卒而已。其言最爲沈痛。僕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乾隆五十年乙巳桂月平江洒然道人顧公燮書

顧澹湖傳

菱舫閑人撰

顧公燮。字丹午。號澹湖。又號擔瓠。吳郡老諸生也。少從學於陸桂森張九葉兩先生之門。入泮甚蚤。試輒高等。中年放曠。不事舉子業。好蒐羅稗野。著書自娛。與人談及吳中舊事。津津弗倦。至於明季逸聞。忠烈節孝。尤喜傳述之。長子早卒。次子好游蕩。爲父所逐。走至安慶。有悅之者。招爲壻。不復還。澹湖竟無後。有義僕曰翼。歿後。每逢清明寒食。攜孟飯卮酒。上塚。焚紙錢而奠之。所著有清夏閑記。致窮奇書若干卷。

消夏閑記選存

平江顧公燮丹午著

【七姬廟】張士誠將潘元紹有姬七人。段氏。程氏。霍氏。徐氏。羅氏。卞氏。彭氏。皆年未滿三十。至正丁未。元紹在吳臨戰。一日歸。謂姬曰。我受國重寄。義不顧家。若等當自引決。無爲人恥也。段氏年最小。曰。主遇妾厚。請及君時死。無令君疑。遂入室自縊。六人亦相繼經死。乃焚其尸而合葬之。里人爲立七姬一節廟。在臨頓路。任蔣橋。今稱七姬廟。

【蘇州魚鱗冊】明太祖破蘇城。張士誠將魚鱗圖籍焚燬。無冊可稽。至康熙十五年八月。大吏委長邑令李令念茲。敬脩履畝。親勘清查邱段。分別此疆彼界。至十七年六月始竣。惟長洲一邑而已。俗呼爲清田李知縣。故今長元兩邑有分單。而吳邑獨無。不免移邱換段之弊。乾隆三十六年。吳邑令積公邦禮信漕書孫姓條陳。徹底清查。花戶十四萬有奇。其二萬餘無着。如西山紫藤塢一帶。俱崇山峻嶺。難以清丈。迄用無成。想李公當日亦難爲力。故未及此。乃天限之也。

【三孟三白】明末有三孟。文震孟。姚希孟。顧宗孟。是也。又有三白。董思白。范長白。陳古白。是也。

【申文定識朱國祚】申文定公時行在政府日。秀水朱國祚見於邸第。時方九齡。申公特起避席。留之讀書。一日從師出遊。國祚失足踏汗泥。公命僮子回取履。誤持公朝鞵。國祚不敢納。公笑曰。履之。終當踐吾

迹耳。及國社舉順天鄉試。同舉有悔之者。申公憐然曰。是將大魁天下。若輩焉知。明年果臚傳第一。後位至太傅。

【作金瓶梅緣起王鳳洲報父仇】太倉王忬家藏清明上湖圖。化工之筆也。嚴世蕃強索之。忬不忍舍。乃覓名手摹贋者以獻。先是忬巡撫兩浙。遇裒工湯姓。流落不偶。攜之歸。裝潢書畫。旋薦於世蕃。當獻畫時。湯在側。謂世蕃曰。此圖某所目覩。是卷非真者。試觀麻雀小脚而踏二瓦角。卽此便知其偽矣。世蕃恚甚。而亦鄙湯之爲人。不復重用。會俺答入寇大同。忬方總督薊遼。鄒懋卿嗾御史方輅劾忬禦邊無術。遂見殺。後范長白公九庵作一棒雪傳奇。改名莫懷古。蓋戒人勿懷古董也。忬子鳳洲世貞痛父冤死。圖報無由。一日偶謁世蕃。世蕃問坊間有好看小說否。答曰有。又問何名。倉卒之間。鳳洲見金瓶中供梅。遂以金瓶梅答之。但字迹漫滅。容鈔正送覽。退而構思數日。借水滸傳西門慶故事爲藍本。緣世蕃居西門。乳名慶。暗諷其閉門淫放。而世蕃不知。觀之大悅。把玩不置。相傳世蕃最喜脩脚。鳳洲重賂脩工。乘世蕃肅心閱書。故意微傷脚迹。陰搽爛藥。後漸潰腐。不能入直。獨其父嵩在閣。年衰遲鈍。票本擬批。不稱上旨。上淺厭之。寵日以衰。御史鄒應龍等乘機劾奏。以至於敗。噫。怨毒之於人甚矣哉。

【智一禪師知吉凶】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。賊攻京城甚急。吳江進士吳易聞高僧智一禪師名。往叩吉凶。智一曰。今之路有一無二。公自思功名是分內帶來者。便可草草過去。若是朝廷所授。忠孝二字。只在

此際分明。吳大悟。請從削髮。智一不可。曰。汝日後少不得盡忠於國。貧病全汝從東便門出。賊非汝前生對頭。包汝目下不死。遂送吳回鄉。智一不知所之。後吳殉唐王之難。

【二姜先生】二姜先生。山東萊陽人也。父瀉里。生四子。長圻。仲塚。叔坡。季垓。俱以文學著。而叔與仲尤顯。故稱二姜。塚字如農。以進士起家爲令。入爲給諫。垓字如須。美風度。善談笑。崇禎庚辰進士。官行人。甫入署。見署之題名碑。有逆案阮大鍼崔呈秀與魏忠節公大中並列。卽拜疏剷除。適仲兄塚亦拜疏糾時事。直言不諱。上震怒。逮治詔獄。備受楚毒。上疑刑官有所徇。復命杖闕下。進至百。將死。幸垓左右之。乃得生。未幾。萊陽陷。瀉里不屈死。弟坡。伏屍而哭。被掠入營。遂遇害。兄圻。被重創。伴死塚下。少間抱父屍以逃。家人死者二十餘人。垓具疏。陳一門死事。求寬兄罪。上猶不允所請。甲申三月。謫戍宣城寶國衛。閏三月十九日國變矣。與弟垓。奉母南遷。至吳門。僑寓文文肅公震孟宅。卽吳趨文衙舊里也。時文肅已遷竺塢。其宅空存。南都再建。阮大鍼脩舊怨。必欲殺垓。垓遜迹台岩間之佇石山。遂稱佇石山人。亦自號潛室士夫。久之。復來吳。順治十年卒。年僅四十。遺言以延陵爲法。葬于吳門竺塢。塚卒於康熙十二年。以當年橋成宣城。遣命葬敬亭山。學者私謚貞毅先生。湯文正撫吳。立二姜先生祠於虎邱千人石畔。春秋祀焉。如須嘗寓南京。睢平康李十娘家。爲桐城方密之孫克威所窘。事見板橋雜記。然不可以一眚掩大德。方密之名以智。國變後爲僧。自號無可和尚。孫克威名臨負。別字武公。文武才略。與楊文聰父子三人同殉唐王。

之難。

【米堆山】前明澄江大司農張有譽自號大圓居士。常居靈岩。毗陵薛郡伯案亂後。剪髮爲頭陀。居元壽真如塢。雪香庵僧舍。自謂吾名案。今不冠。當去。又剪髮。當去人。儲存米字。元墓有米堆山。因名米。號堆山。

【黃孝子】明孝廉黃雲美。周忠介公門人也。爲雲南大姚令。鼎革後。其子向堅。于戈載道之中。跋涉山川。迎二親回蘇。自順治二年歲暮出門。至十年始歸故里。有作萬里緣傳奇。以演其事者。時有吳邑隸王成六。曾以僞官事。向黃差查。乃餽餽頭一百於作者。求列名其中。增入打差一齣。黃居陸國子巷口。乾隆年間。建孝子坊。

【嘉定招紳死難】順治乙酉七月四日。嘉定在籍通政使侯。曾集衆守城。一邀孝廉王某守東門。王曰。以卵敵石。難矣。公以大義責之。王唯唯。大兵將至。百姓仰城而哭。王遂開門而遁。傾城出奔。今王氏子孫多有貴顯者。大兵攻之不能下。會大雨。城壞。遂入之。侯公先驅其二子元演。元潔沉于後河。乃赴水死。進士黃陶菴。淳熙僧弟。淵。對縊於城西僧舍。甫投環。淳居左。淵居右。淵急呼曰。弟不可以僧兄。陶菴氣將絕。噴血于牆。易位而斃。迄今血跡尙存。詹事南華張。以留碧二字表之。黃公伯仲。皆理學名臣。故臨難猶有結縈易簀風焉。

「**惲壽平**」惲壽平，常州武進人。逃難外出。七歲賣與杭州駐防都統家。高僧諦暉住靈隱寺，欲教出之。會二月十九日觀音誕，都統夫人帶僕婢數十人來拈香。諦暉深知瘦而纖者，卽惲氏兒也。矍然跪兒前曰：「此地藏王托生也。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入寺。」都統大駭，布施百萬，以兒與諦暉。諦暉教之讀書學畫。縱之還家，曰：「吾不願子入空門也。」後壽平畫名噪一時，尤工花鳥，能出文沈唐仇諸家範圍。至今片紙皆珍藏寶貴。諦暉壽一百零四歲。

「**三逸民**」國初有三逸民。宣城沈徵君，名壽民，字眉生。嘉興巢孝廉，名端明，字鳴盛。長洲徐孝廉，名枋，字昭法，是也。

「**金之俊餓死**」金太傅之後吳江曹邨人。父金翁，無子，禱于神，宿廟中。夢神告之曰：「階下乞者，可以爲汝子乎？」翁不願，力求。神命吏以杆上龍睛換乞者目。翁遂醒，未幾生公。中兩榜，官至昌平督治。聞賊入京，被執，以三木夾兩膝，死而復甦。一老僕竊負而逃，後歸命本朝。晉大學士康熙元年子告，在籍食太傅俸，嘗遊元妙觀，遇相者曰：「滿身貧骨，一雙龍睛，位至三公，但不免餓死耳。」公笑曰：「諒不至此。」後以隔症不食而卒，其言果驗。

「**土寇洗村之報**」順治二年春，巡撫楊文聘前蒞任，南都已失，王師卽日下蘇，人心惶惑不安。旣而楊撫宵遁，次日晌午，尙未開門，守者入視，出曰：「撫院逃矣。」此言一播，紛紛大亂，傾城士女出奔，閭門吊橋擠斷。

死屍填河。有願買生某。逃至羊山田莊。寓佃戶家中。一夕夜半起。聞佃戶私相語曰。願買生收租甚刻。何不殺之。駭而卽徙他處遠避。不日土寇起。盡洗此村。亦報也。是時民苦無米。河中死屍纍纍。餓入腹中。以爲食。大而肥。漁者舉網得之。價廉而可以飽。貧民爭買。食之。遂成瘟疫。死者枕藉。

『羊山朱氏看三世相』國初羊山朱氏。申衙前富人也。素豪侈。一僧叩門請見。朱出迎。其貌甚古。延之坐。問其何來。僧曰。吾與君同坐空山修行。君忘本來面目。特來點化耳。命取三盃水來。曰。請看前生。朱捧本中一老僧也。次看今生。宛然朱形容也。再看來生。一瘋丐也。朱大詫。僧曰。若再不悟。暴殄天物。雖瘋丐亦不可得矣。遂去。朱遣人尾其後。至市中。忽不見。

『吳梅村被嘲』國初文社如林。各標名目。復社生童聚五百人于虎阜千人石上會課。請吳梅村偉業執牛耳。次日清晨。吳欲覽名山眞面目。步至千人石上。見有詩題壁云。千人石上半千人。不仕清兮不仕明。只有婁東吳太史。一朝天子兩朝臣。吳閱之。廢然而返。又江南訪木匠某進京。供奉建造宮闕。當道款之。吳亦在座。方演劇。吳有心點爛柯山全本。優人以爲有礙木匠。嗣淨出擁。改稱石匠。吳謂匠曰。有鑿據繫少頃。張別古罵朱買臣妻曰。你難道忘了姓朱的了麼。匠謂吳曰。無據得緊。吳不終席而去。噫。人惟無環者。可以侮人。梅村侮人。直自侮耳。自侮者人亦侮之。曷足怪乎。梅村家居。偶游村莊。遇一蒙師終評天下詩文。吳卽以己詩問臧否。未通姓名。師據首曰。未見大醉。適據頭有吳詩集。師隨手揭開。指一偶句云。

月下子規含舌冷。花間蝴蝶夢魂香。何不改月下爲啼月。花間爲宿花。較屬妥當。吳大驚服。

『拙政園』海甯相陳之遴薦吳梅村祭酒至京。蓋將虛左以待。比至海甯已敗。盡室遷謫塞外。梅村作拙政園圖。山茶歌。感慨惋惜。蓋有不能明言之隱。拙政園在婁齊二門之間。地名北街。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因大宏寺遺址。營別墅。以自託于懼岳拙者之爲政也。文衡山圖記以誌其勝。後其子以樗蒲一擲。備里中徐氏。國初海甯得之。復加修葺。煊赫一時。中有寶珠山茶三四株。交枝連理。鉅麗鮮妍。海甯貶謫。而此園籍沒入官。順治末年爲駐防將軍寓居。康熙初又爲吳三桂婿王永甯所有。益復崇高雕鏤。備極華侈。滇黔作逆。永甯懼而先死。其國又入官。內有斑竹廳一座。即三桂女起居處也。康熙十七年。改爲蘇松道署。道臺祖遺立葺而新之。缺裁。散爲民居。有王臯聞顧璧斗兩富室分售焉。其後總戎嚴公偉亦居於此。今屬蔣氏。西首易葉程二氏矣。

『石宗師歲試得三狀元』順治十年。江南宗師石公中歲試案。遲遲不發。旣而謂問生曰。余苦心力索。得三狀元。是以遲滯。一崑山徐元文。一吳縣韓彭。一長洲韓勣。石公謂韓曰。君文。元氣渾涵。如玉在璞中。其光必發。不在其身。將在其子乎。後徐繆俱中狀元。韓以耆衿終。其子炎。果中康熙癸丑狀元。

『將軍移駐京口』順治十六年。海寇作亂。蘇郡警蹙。防兵。領兵將軍祖公大憲。閱封民房以居兵。自婁門至桃花塢寶城橋止。獨不及後廠一隅。孫養廉有李灌溪。曾任前明兵備。時祖公爲徵員。有事當刑。幕

友勸李救之。李適擲色。曰。此人有福。當得全。一舉而得全六紅。因解救得免。祖故以此報之。康熙三年。撫軍韓公心康奏請移駐京口。去之日。恐兵有變。預與將軍謀。先備船于城外。令兵一時盡行出城。不得停留。民賴以安。時民間有借兵銀者。償之無已。名曰滿債。韓公深知其弊。預令欠戶遠逃。貼撫軍封條于門。兵來索債。見之舍去。吳人立祠於虎邱山塘。春秋祀之。公撫吳時。年尙少。俗呼爲小韓都堂。

【蘇州郡盜】國初羣盜蜂起。白布纏頭。號曰白頭兵。太湖有赤腳張三。毛二。沈泮。柏相甫。扒平大王等。盤踞澱山。長白蕩澄湖。白晝搶劫。名曰打糧。擇縉紳富人及其愛子。擒匿盜穴。勒千金萬金取贖。愆期不至。有水牢。河泥。糞窖。煙薰眼等刑。親自投刺拜謁巨家。口稱貸餉。不允則夜必燒劫。惟村農貧人。仍公平交易。獻新者或邀厚賞。故衆多歸之。流毒幾十年。漸次剿滅。

【刑人教場】蘇郡刑人。向在閶門吊橋。行刑者。先於閶門市中逐戶索錢。如不遂意。卽斬於其門首。自康熙年間。巡撫慕公天顏殺巨棍蘇四之後。改在北寺前。今又改在教場。因用木籠。法至密也。

【趙朱鬪富】康熙初年。陽山朱鳴虞富甲三吳。遷居申衙前文定公舊宅。左隣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。混名趙蝦。豪橫無忌。常與朱鬪富。凡優伶之游朱門者。趙必羅致之。時屈端陽。若輩先赴趙賀節。飲酒皆留量。趙以銀杯自小至大。羅列于前。曰。諸君將往朱氏。某不強留。請各自取杯。一飲而去。何如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。趙令人暗記。笑曰。此酒是連杯偕送者。諸人悔不飲大杯。其播弄如此。元宵朱掛珠燈於門。趙無

以對。命家人碎之。朱不敢較。商於雅園。顧吏部松交予咸。顧定計。以重幣招吳三桂。王永甯來。議飲。席散。遊園。置燈於側。王問曰。可惜好珠燈。何碎不脩。朱曰。此左隣趙蝦所爲。因平西之人。未敢較也。王會意。耳囑家人數語。連夜逐趙另遷。一時大快人心。鳴虞之子典入翰林院。王永甯住北街拙政園內。先三桂死。

【徐乾學】韓文懿公嘉廬。字原少。家貧。力學。性嗜酒。有李太白風。其爲文原本六經。出以典雅。不蹈天崇決裂之習。補博士弟子員。以欠糧三升。爲奏銷案黜革。旋冒籍嘉定。拔取。後攻訐除名。應吳邑童子試。題係狂者進取一句。咸云其在宗廟朝廷一句邑宰斥其文不通。貼文於照牆。不取。今兩題文已膾炙人口矣。世

無伯樂。老驥伏櫪。命也。時海寇作亂。蘇郡有駐防之師。名太營兵。韓公家居婁門。其房盡被圍封屯兵。裝擄仍着房主辦理。公益落魄不偶。迨崑山徐司寇乾學來蘇。夜寢。有門生候於門者。爭誦公之文以爲笑柄。徐聞之。急問姓名。曰。此文開風氣之先。真盛世元音也。卽命延見。收爲門生。引入都中。援例中北闕鄉榜。康熙癸丑會狀連捷。官至大宗伯。噫。韓非徐不足以爲師。徐非韓不可以爲弟。誠千古知己也。乾學善啖。每早入朝。食實心饅頭五十。黃雀五十。雞子五十。酒若干壺。竟日不飢。時同朝安溪李相國。光地古貌清臞。每入朝。止食山藥少許。亦竟日不飢。二公之不類如此。徐公解組後。常寓蘇州雅園。顧氏入一見卽終身不忘。凡投拜門生。無一材可取者不收。執贄者先繕帙以進。公兩目二十行。頃刻終篇。有不妥者。折

臆誌之。餽日。其人進見。公面命指示。一字不爽。有奇材者。必有異相也。其在鄂尉費家河。幼子冠卿名。職性聰慧。延孝廉周雲樑教授。畏師拘束。耽死之。故混名藥師佛。長入詞館。恃才狂放。雍正初年。以逆詩正法。當廷訊時。見有刑部少年司員。與師無異。自知無生路矣。其司員即松江胡宗琳也。時有與司寇瓜葛者。欲寬其罪。胡公力與之爭。卒置之法。南洲自此式微。

【大猗天報】國初蘇郡大猗。施商餘。袁槐客。沈繼賢。光福。徐掌明。攬據要津。與撫按聲息相通。魚肉鄉里。人人側目。太傅金之俊歸田。屢受施商餘之侮。患隔症而致。施下鄉遇。而停舟某船。舫內某延之入。盛饌款留。施見其家有兵器。即挽人以私藏報縣拘查。伴爲之解救得釋。曰。以此報餽。而某不知也。再三感餽。餽銀不受。適鱖魚新出。覓一担餽施。以爲奇貨。施卽命其人自挑至廚下。但見鱖魚已滿廚矣。又見銀匠妻貌美。曰。眼最俏。匠聞之。以石灰瞎妻眼。恐施計奪也。其勢餽如此。後被金太傅門生某臬司杖斃。沉其尸於胥江。沈繼賢與人鬪牌。被人捉一張。曰。我之牌誰敢捉。其人曰。捉你何害。沈與家人耳語。少頃。縣差捉其人去。其人云。我犯何事而捉。沈笑曰。捉你何害。又一勢家款客。沈上坐。有一少年。向沈一拱。一堂駭然。責備少年。少年曰。我不餽得沈繼賢何妨乎。未幾少年被盜擊害下獄。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。踵門叩謝。沈曰。此事乃余討情。以五百金還之。少年戀受不從。感激無地。叩首不已。沈笑曰。如今是認得我的了。少年始悟。吳俗語云。得罪了你。又不是得罪沈繼賢。怕什麼。亦可餽見其爲人矣。後被湯撫軍

杖斃三清殿前。竟籍嗣。徐掌明與玉峯之徐聯譜。勢可炙人。諺云。長吳兩縣印。不及掌明一封信。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。令人毆死村農。抬屍至黃門說詐。如張員外殺王德詐周羽故事。許訟十三年。至康熙二十二年。制台王公新命斷結。徐掌明發遣。尋以逃歸論死。其子遲如又扮盜入孫氏室。強姦婦女。以洩舊忿。一婦被姦。摸盜手六指。卽知爲掌明之子。案破。駢斬掌明之父。被湖寇赤脚張三黨斫死。三代不得其死。殆所謂積不善之家。必有余殃耶。袁槐客之子。爲盜。問斬。亦天報也。

【吳廷楨御舟獻詩】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。書法師董趙。館於撫軍幕公天顏署中。慕故秦人。因占陝西籍中式。北闕查黜。不准再考。迨康熙三十八年。恭逢聖祖南巡。廷楨伏館平望河干籍詩。上召見。命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。吳援筆立就云。金波溶漾照旌幢。共慶回鑾自越邦。正在思索。聞自鳴鑼響。宋中丞舉奏曰。將到吳江矣。吳喜得續句云。御輦裁詩行漏報。計程應已到吳江。上甚稱賞。次日引見。命寫壁窠大字詒。問廷楨曰。蘇州民既庶矣。看來是庶而未富。對曰。並非不富。只因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。覺得如此。天顏甚豫。命禮部註冊。仍復舉人。會試入翰林。進宮繪。

【迎風板】國初撫按下車時。先訪拿數十人責四十。名曰迎風板。或枷或遣。或杖斃。以矜風力。遂有神奸巨棍。從中暗通綫索。窩訪造訪。擇殷而噬。舉平日不快意之人。混開誣害。黠者重賄求免。後竟沿爲成例。多殺無辜。至雍正年間。以無數跡贓證。不得訪拿。此風不行矣。獨康熙十四年。山而子輩。卽清端公成龍

之孫也。巡撫江南。未蒞任時。胞弟某。介西商而居。停於李仲采家。李固鬻皮。安分人也。因撫軍之弟。待以上賓。迨準至。詢知弟之居停姓氏。立拿仲采。鎖至軍門。銀鑰繚繞。備嘗苦楚。重責四十。枷示通衢。脫禍而身家罄。性命休矣。惜平民之身家性命。以沽直名。酷烈甚矣。時蘇郡雷仲章以富著。長子維晨尤極豪侈。置妾二十八人。畜馬八匹。準以其私畜戰馬。將繩以法。雷餽銀八萬。如馬數。乃寢其事。雷之子若孫俱爲乞人。余所目擊者。

【品判場中題】康熙四十四年八月十日。有人於虎邱米仙樓請仙。問場中題。品判云。春秋之際。警惡分明。筆少停。遽問其子中式否。數皆前定。風水成文。水風井也。復問北場題。判云。悶懣懣獨坐。無聊唱徹相思諸。

只爲如玉人。

言念君子溫其如玉也。

兒行遠道。強登高。停杯不飲。盼望佳音到。復問浙場題。判云。韻取十一真。啼出

富春鳥。後知南場題。子謂子夏一節。

春秋之際。

言前定八句。有爲者辟若掘井一節。北題。吾嘗終日不食一節。

故云悶懣懣相思調也。

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節。禹惡旨酒一節。

停杯不飲也。

浙題觀過知仁一節。思脩身六句。皆十一韻。

民事不可緩一節。

播穀當春鳥也。

其嘆爲神仙云。惟其子是科不中。未經明示。想天機不可洩漏也。

【北濠聖堂仙判】康熙四十六年。有人於北濠聖堂請仙。仙判云。諸弟子却到了。衆皆失色。又曰。一輩不如一輩。天心難合人心。積年罪孽禍相尋。水旱刀兵疾病。是年旱災。次年水災。以後旱澇不齊者五年。四十八年。誅蘇郡通海寇謀叛者百餘人。而大荒之後。又有大疫。一名鏈條瘟。一家有疾。家家纏染。一名癩